

鄂温克族社会历史文化

朝克 塔米尔 著


鄂温克族濒危语言文化
抢救性研究（上下卷）

朝克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鄂温克族社会历史文化

朝克 塔米尔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鄂温克族濒危语言文化
抢救性研究（上下卷）

朝克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鄂温克族社会历史文化 / 朝克, 塔米尔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10

(鄂温克族濒危语言文化抢救性研究)

ISBN 978 - 7 - 5201 - 3173 - 5

I. ①鄂… II. ①朝… ②塔… III. ①鄂温克族 - 民族历史 - 研究 - 中国 ②鄂温克族 - 民族文化 - 研究 - 中国
IV. ①K282.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4913 号

鄂温克族濒危语言文化抢救性研究 (上下卷)

鄂温克族社会历史文化

著 者 / 朝 克 塔米尔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袁卫华

责任编辑 / 孙美子 罗卫平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本卷印张: 15 本卷字数: 239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3173 - 5

定 价 / 268.00 元 (上下卷)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鄂温克族的历史文化	001
第一节 历史文化认同	001
第二节 历史沿革及文化变迁	005
第三节 历史与经济文化	019
第二章 鄂温克族的早期社会组织	041
第一节 “毛昆”社会组织	041
第二节 “乌力楞”社会组织	047
第三节 “尼莫尔”社会组织	053
第三章 鄂温克族清朝时期的社会组织	061
第一节 索伦八旗社会组织	062
第二节 清代布特哈八旗社会组织	066
第三节 索伦驻防呼伦贝尔	073
第四节 西迁新疆伊犁的索伦营	077
第四章 鄂温克族现有行政辖区	084
第一节 鄂温克族自治旗	084
第二节 鄂温克族苏木乡一级行政辖区	096
第三节 鄂温克族集中生活的村屯	145

第五章 鄂温克族的家族姓氏文化	158
第一节 姓氏文化的社会关系	158
第二节 姓氏文化的社会内涵	162
第三节 姓氏文化的外来社会文化影响	165
第六章 鄂温克族的婚姻文化	177
第一节 婚姻制度文化及其婚姻关系	177
第二节 婚前准备及婚礼习俗	180
第三节 婚后相关习俗	183
第四节 婚姻制度及婚礼习俗的发展变化	185
第七章 鄂温克族的丧葬文化	189
第一节 丧葬习俗及其社会历史文化	189
第二节 传统丧葬文化及其特征	196
第八章 鄂温克族的语言文化	200
第一节 鄂温克族族称及社会关系	200
第二节 鄂温克语的文化特征	209
第三节 鄂温克语社会与外来语言文化的关系	215
第四节 鄂温克语社会接受外来语言文化的基本特征	226
参考文献	230
后 记	232

前 言

鄂温克族是一个跨境民族，“鄂温克”（ewenke）是该民族的自称，主要表示“从高山上走下来的人们”之意。鄂温克族作为一个跨境民族，主要生活在我国东北和新疆地区，以及俄罗斯的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据不完全统计，鄂温克族总人口约有17万人。其中，在我国境内生活的鄂温克族约有32000人，占鄂温克族总人口的18.8%左右。约占87%的鄂温克族生活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那里的鄂温克族被称为ewenke、ewen、nigdaar等。为把我国境内和俄罗斯境内的鄂温克族划分清楚，我国将俄罗斯的鄂温克族称为“埃文”“埃文基”“捏基达尔”等。事实上，这些只不过是不同方言土语区或生活区的鄂温克人的叫法，他们原本属于一个民族。我国境内的鄂温克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辖的辽阔草原和黑龙江北部广袤的兴安岭。另外，在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市、讷河、嫩江、甘南等市县也有一些鄂温克族散居。同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犁地区还有一小部分鄂温克族。

鄂温克族有本民族语言，叫鄂温克语，在语言系属上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鄂温克语有极其严谨而自成体系的语音结构系统和语法形态变化规则，内部还分有多种方言土语。我国境内的鄂温克族没有本民族文字，所以现在鄂温克族儿童只能通过汉文或蒙古文学习文化知识。不过，笔者在美国进行学术交流时，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杰姆森教授给笔者一本叫《古代字》的书，该书提到早期鄂温克族先民使用过一种写在桦树皮上的特殊文字符号，只是后来消失了。为寻找这种文字，我和杰姆森教授从美国政府申请到一笔经费，进行过三年的合作研究。在该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几乎走遍了我国境内鄂温克族生活的地方，以及所有相关的图书馆、资料馆、文化馆，进行深入细致的实地调研。最后，

虽然我们没有找到与鄂温克族桦树皮古代字相关的任何历史文献资料，但是我们发现了鄂温克族喜欢在桦树皮上写字画画的传统习俗，这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考。鄂温克族老人还告诉我们，在纸出现之前，鄂温克族先民是在桦树皮上写相当于文字的符号或图画，只是后来由于连年不断的残酷战争，那些弥足珍贵的文字符号，以及画有各种美丽图案的桦树皮都被烧成灰烬。他们给过我们不少近些年在桦树皮上写的汉字、蒙古文、满文等纪念品、小册子、明信片等，很有收藏价值。鄂温克人喜欢在处理好的、平整的桦树皮上写字或画画。桦树皮不腐烂生锈，上面写字或作画，会一直保持下去，有很强的收藏性，携带也十分方便。

说到俄罗斯境内的鄂温克族，在20世纪30年代就创制了斯拉夫字母的鄂温克文，一直沿用至今。不过，其文字的使用率变得越来越低。现在他们的小学里虽然也在教鄂温克语，也有相当成熟而精致的鄂温克语教材，但孩子们还是把精力放在学俄文上。总之，无论是我国境内的鄂温克语，还是俄罗斯的鄂温克语，都已进入濒危或严重濒危状态，他们中的母语使用者越来越少。

鄂温克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在南北朝（420～589）时，居住于贝加尔湖以东，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北和黑龙江中、上游地区的室韦诸部中的“北室韦”“深末恒室韦”“钵室韦”都与鄂温克族先民有关，而《新唐书》中记载的“鞠部”包括鄂温克族的先民。鄂温克族是在寒带及寒温带山林地区自然牧养驯鹿并形成产业的民族，他们自然牧养驯鹿的年代可能早于其他北极圈的民族或族群。与此同时，他们创造了极其丰富的关于驯鹿的语言文化。另外，他们的先民早在8世纪之前，就充分运用自然牧养驯鹿的生产经验和方法，从山林走入平原，开始接触和经营草原上的野牛、野马、野羊等，进而开发和拓展草原上的畜牧产业。到了13世纪初，鄂温克族进入农耕生产时代并形成了相应的农耕文化。

鄂温克族在不同历史时期有过不同称谓，直到20世纪50年代我国境内的鄂温克族还分别被称为“索伦”（solong）、“通古斯”（tungus）、“雅库特”（yakuut）、“洪库尔”（honkor）、“喀木尼堪”（kamnigang）、“特格”（teke）等。事实上，除了“鄂温克”（ewenke）之外，其他称谓都属于“鄂温克族”的他称，或者是对于某一地区“鄂温克族”的专用叫法。被称为

“索伦”的鄂温克族人口最多，约占鄂温克族的85%以上，他们基本上生活在嫩江、讷河、辉河、伊敏河、莫和尔图河、雅鲁河、济沁河、绰尔河、阿伦河、格尼河、诺敏河、甘河、油漠尔河等流域，主要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生产活动，被称为“索伦”的鄂温克族也叫“洪库儿人”。叫“通古斯”的鄂温克族主要居住于呼伦贝尔锡尼河与莫日格勒河流域的辽阔牧场，他们的人口占鄂温克族的14%左右，布里亚特蒙古人习惯于称他们为“喀木尼堪人”。叫“雅库特”的鄂温克族人口最少，只占总人口的1%，居住于额尔古纳河右岸，他们保留了在山林中自然牧养驯鹿的传统生产活动。这部分鄂温克人，在历史上还把狩猎业和农业作为副业经营，甚至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生活期间，一度形成过相当有规模的农业生产，远东地区的一些民族或族群，也把“雅库特”鄂温克族叫作“特格”或“特克人”。

总而言之，由于鄂温克族生活地域、社会环境、生存条件的不同，在历史上有过诸多他称。1957年，我国根据鄂温克族全体人民的要求，取消各种他称，将他们的族称统一为“鄂温克”，鄂温克族自治旗是我国三个少数民族自治旗之一，从此鄂温克族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生活在不同地域、不同自然环境、从事不同生产活动的鄂温克族，用共同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涉及鄂温克族历史生活、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既包括他们在每一段历史时期所经历的社会变革与发展，也包括他们所经历的苦难、艰辛、探索、思考、追求、希望。比如，对于自身历史文化的深刻反思与认同，历史沿革及文化变迁带来的思索与选择，历史发展与经济社会的更替带来的复杂矛盾的心理。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进行客观分析和论证。我们必须承认，在人类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曾经发挥过一定积极作用，并产生过一定积极影响的民族，一定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留下属于自己的历史文化印记，形成属于自己的符号系统，比如鄂温克族早期社会中出现的“毛昆”“乌力楞”“尼莫尔”，还有在清朝时期的“索伦八旗”“布特哈八旗”“呼伦贝尔索伦军团”“伊犁索伦营”等。随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鄂温克族社会文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他们有了民族自治旗、民族乡，生活过的村屯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的物质生活内容、生产方式、生存环境都发

生了历史性的变迁与发展。他们住进了高楼、砖瓦房，用上了全新的家用电器，有了汽车和现代化生产设备，拥有了现代化的牧场、农场和生活区。他们还有了自己的工业产业、现代化的畜牧产业、加工产业、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特别是畜牧产业、具有民族特色的加工产业、民族品牌的文化产业、富有浓郁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的旅游产业发展均十分迅速，成为他们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不过，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今社会飞速发展，全球化日益频繁，给人口较少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记忆带来了无情冲击和毁灭性影响。在这一关键时刻，我们必须思考历史文化何去何从，历史文化的价值与意义，我们要温故知新、古为今用，要站在历史文化坐标中审视民族的今天和未来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学会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观点看历史、现在和未来。我们只有搞清楚自己从哪里来，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岁月，经过怎样的磨难与艰辛走到了今天，才会更好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和前进方向。为此，本书要讨论鄂温克族的家族姓氏文化及其结构特征，分析与鄂温克族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婚姻文化、丧葬文化。同时，也从语言社会的角度，论述鄂温克族族称与社会的关系、鄂温克语中的社会文化要素、外来文化对于鄂温克语的影响、鄂温克语民族文化特征等。在鄂温克族传统历史文化全范围地走入濒危或严重濒危的时候，显示出它们的价值和重要性。

此外，鄂温克族同鄂伦春族、赫哲族、锡伯族、满族等有很深的族源关系，同蒙古语族诸民族、突厥语族诸民族、朝鲜族等也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另外，还和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诸民族、日本人和日本的阿伊努人、北欧的萨米人、北美的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等均有错综复杂的、不同层面的关系。正因为如此，鄂温克族历史文化研究显得十分重要，我们可以通过鄂温克族历史文化，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东北亚乃至北极圈社会的早期历史文化与文明。

第一章 鄂温克族的历史文化

本章主要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着重讨论鄂温克族历史文化的认同、历史文化的变迁、历史与经济文化的关系三个部分。其实，在历史文化方面，与鄂温克族有关的话题很多，内容也很丰富，但我们只能依据搜集整理到的有限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不过，近些年发表了不少与该项研究相关的论著，这给我们提供了一定方便条件。

第一节 历史文化认同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鄂温克族也同样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他们的历史文化也同样走过了漫长的岁月。鄂温克族的历史文化是他们的先民用共同的信仰、信念、希望、追求和生命，用共同的劳动和智慧，经千百代人的努力共同创造的。现代人们习惯于说鄂温克族有本民族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但这种说法是否准确还得好好推敲。如果说现在在中国境内生活的鄂温克人没有文字，还似乎说得过去。但是，鄂温克族是一个跨境民族，除了中国之外，在俄罗斯、蒙古国、日本也生活着一定数量的鄂温克人。俄罗斯境内的鄂温克人口有7万左右，他们使用用斯拉夫字母创制的鄂温克文字，进行教学、科研，书写民族历史。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出版的《古代字》一书里明确提到，作为鄂温克族先民的通古斯人在远古时期使用过一种刻写在桦树皮上的特殊文字符号，只是这种文字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为了寻找这种刻写在桦树皮上的鄂温克族古代文字及其那些用桦树皮编制而成的书籍，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杰姆森教授还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有关专家进行过三年合作研究。虽然，最后还是没有找到鄂温克族先民使用过古代文字及

桦树皮书，但是给人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科学命题和深深的思考。我们可以想象，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曾经出现过很多种符号系统或者早期文字，只是后来在自然灾害、战争、历史的迁徙和更新换代中消失了，有的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影记，有的留下一些蛛丝马迹，有的留下一定数量的文字记录和书籍，有的留下浩如烟海的宝贵财富。所以，鄂温克族的先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是否创制过本民族文字，现在我们还很难盖棺定论。我们须实事求是、客观实在、辩证科学地分析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以及他们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的发展规律。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不同的民族走过的发展道路各有不同，在历史上留下的足印也各不相同，有的民族走得很清楚，有的民族走得有些模糊不清，有的民族似乎没有留下什么。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断言这些民族的历史就不存在，或者说未来的人们就不懂。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或不清楚的历史，不能随心所欲地去说或下定论。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观点，实事求是且客观实在地分析研究我们未知的历史和世界，否则我们会犯唯心主义的错误。

比如，曾经有一些民族学家或史学家，认为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牧养驯鹿为业的近300人口的鄂温克人还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然而，全国人大民委办公室于1958年内部印刷的《使鹿鄂温克人的社会调查》中明确提到：“使鹿鄂温克部落的最后一个酋长于1761年死后，俄罗斯地方政府下令取消他们的部落酋长制度，让俄罗斯地方官员来管理他们。”从此俄罗斯人完全统治了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调查报告中还写道：“使鹿鄂温克人的适龄儿童于1827年前就开始在俄罗斯远东的阿鲁克斯公立学校读书，大人们经常自己炼铁制造铁器，还给俄罗斯人种地当雇佣工，他们还用猎获物或手工制作品同俄罗斯人进行商品交易、换取卢布来购买生活必需品和狩猎用的枪支弹药等。他们在三百多年的历史岁月里，一直受到帝俄的残酷统治。所以，在经济、文化、宗教和生活习俗等方面受俄罗斯影响很大。后来，由于受不了俄罗斯统治者的长年的压迫和纳税重负，1917年前后迁徙到我国境内。”调查报告中提到的这些情况应该是真实可靠的，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在该地区所做的田野调查可以证明。那时，使鹿鄂温克人中的多数老人懂俄语和俄文，并有一定的农业种植经

验，懂得手工制作铁器的基础知识。这跟有些民族学家所说的，直到20世纪50年代使鹿鄂温克人还处在原始社会形态的说法完全不符。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连年战争、自然灾害等因素，特别是为了逃避俄罗斯人的残酷压榨和统治，这部分鄂温克人赶着牧养的驯鹿群先后迁徙到深山老林里，几乎过上长年的隐居生活。由于得不到所需的生产生活物资，他们在山林间自然牧养驯鹿的产业每况愈下，生活质量也不断下降，再加上连年的严冬和自然灾害，使他们作为唯一生活依靠的驯鹿群数量大量减少。20世纪30年代以后，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糟糕，甚至下滑到极度贫困的地步。当时，不少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死于疾病和霍乱，真正有劳动能力的人没有剩下多少，许多家庭变得支离破碎。因此，这些生存下来的人们，在这种极其艰难的生存环境和条件下，只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家族式的生活方式，通过家族成员的共同劳动、相互关照艰难谋生。所以，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猎获到食物，会自愿分给相依为命生活的其他家族成员，特别是那些孤寡老人以及失去劳动能力的人，使他们都能得到较好的照顾，同样都能够分得猎获物及其他生活用品。而且，在那种生活极度贫困和弹药极缺的条件下，只有身体较为强壮的男性同胞才能上山打猎或伴随山林牧场四处游牧，妇女们则在家里照顾孩子或跟其他家族成员一起到驯鹿牧养点或到山上的猎场，用驯鹿运回驯鹿肉或获物的肉，每家每户每人平均分配来养活家人及村里的人。

从严格意义上讲，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不同民族都不同程度地遇到过此类特殊情况，出现过此类特殊社会生活现象。比如，在俄罗斯战火连年的岁月里，在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面前，残酷无情的政治运动当中，许多生活在西伯利亚的少数民族和族群抛弃往日的幸福生活和家园，逃离残酷无情的统治和剥削，远离俄罗斯统治者带来的灾难性政治运动，跑到人烟稀少的原始山林开始了隐居生活。就是在这—历史时期，使鹿鄂温克人赶着牧养的驯鹿，离开家乡西伯利亚来到兴安岭原始森林深处，开始了几乎与世隔绝的森林生活。可想而知，在这—特殊历史时期、特殊的社会背景、特定的生存环境下，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的生产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他们的生活极其贫困。这也就是为什么20世纪50年代，一些民族学家到牧养驯鹿的鄂温克族地区进行社会调

研，根据当时获得的实地调研资料，将这部分鄂温克人的社会组织说成是原始社会形态的原因。这些民族学家还在此资料基础上，撰写出版了《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1961）、《北方民族原始社会形态研究》（1981）等书。毫无疑问，他们没有很好地了解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的历史，以及他们在俄罗斯西伯利亚时期的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所以就犯了经验主义、唯心主义的错误，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于山林中自然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历史的客观真实的认识。如果人们认真地读过俄罗斯西伯利亚的相关历史书籍，客观地了解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的真实历史，或者认真地读过全国人大办公厅于1958年的调研资料，就不会得出如此偏离实际情况的结论。

当时一些民族学家对使鹿鄂温克人的社会形态产生误判，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沙俄时期殖民主义民族学思想的影响。在沙俄时期，民族学专家学者很喜欢用“原始论”与“进化论”，“未开发论”与“开发论”，“落后论”与“先进论”等二分法，把不符合他们政治制度或社会发展论的民族说成是“原始的”、“未开发的”和“落后的”。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从17世纪末期开始。受到俄罗斯人的残酷统治和剥削，他们被迫到东正教教堂让教父给自己的孩子起俄罗斯语人名，他们的信仰受东正教强烈影响而几乎变成萨满信仰和东正教相互渗透的双重性质的宗教信仰活动；后来，他们从其他通古斯人（包括那乃人）手里买来驯鹿，发展了山林间自然牧养驯鹿的畜牧产业；等等。所有这些充分说明，兴安岭深处自然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的时间里并非处于原始社会形态，而是处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背景、特定生存环境和条件下的极其特殊的社会现象、社会形态。我们必须将这段特殊的历史，放入历史长河里进行分析，否则就会出现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错误观点。

对于牧养驯鹿的鄂温克族的历史来源，及其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我国著名民族学家以及国际相关专家学者，都有相当科学而精辟的论述。比如，日本的著名通古斯民族学家黑田信一郎、佐佐木史郎等都曾严厉批评过“驯鹿鄂温克原始论”。事实上，任何一个读过山林间自然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的相关历史，以及真实地了解他们历史的人都明白，他们自从在山林间牧养驯鹿和经营驯鹿产业以后，畜牧业一直是他们社会经济发展的

重要因素和条件。他们用鹿茸、鹿血、鹿尾、鹿肉、鹿皮、鹿角等驯鹿产品，从俄罗斯人经营的市场上换取卢布，再用卢布购买生活必需品或枪支弹药。跟精心经营的牧鹿产业相比，狩猎是他们的副业。无休止的战火、吞噬山林的火灾、人类的过度狩猎等使牧鹿鄂温克人生活的山林中可获取的猎物越来越少，因此他们经营的牧鹿产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总之，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观点，客观实在地认识和阐述山林间自然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的历史，以及他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走过的艰难历程，还原他们历史的本来面貌。这是我们不能推卸的历史责任和使命，也是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应尽的义务。

众所周知，鄂温克族是一个跨境民族。在我国境内的鄂温克族主要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民族苏木、额尔古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巴彦鄂温克民族乡和杜拉尔鄂温克民族乡、阿荣旗查巴奇鄂温克民族乡、扎兰屯市萨马街鄂温克民族乡等地。同时，也有一部分人居住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讷河县、嫩江县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等地。在境外的鄂温克族，主要生活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此外，在蒙古国和日本北海道的网走地区也生活过一部分鄂温克族。我国的鄂温克族，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部分生活在农区的鄂温克族从事农业生产，此外，有着 247 名人口的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在兴安岭林区从事自然牧养驯鹿的畜牧业生产。鄂温克人有着从远古传承下来的十分丰富的物质文化，包括他们的衣食住行，各地鄂温克族有其各自的风格特征，各自保存、传承、发展的浓郁的文化。我们在下面的章节里，会逐一进行分析和讨论。

第二节 历史沿革及文化变迁

根据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的相关科研成果，鄂温克族的先民大体分布于西伯利亚贝加尔湖沿岸和以东地区直至黑龙江中游以北地区。早在公元前 2000 年，即铜石并用时代，鄂温克族的先民就居住在外贝加尔湖和贝加尔湖沿岸地区。

首先，从考古发掘的材料来看，在色楞格河左岸上班斯克村对面的佛凡诺夫山上发掘的遗骨，其身上所穿的服饰，跟古代贝加尔湖沿岸地区萨满穿的神衣十分吻合。在其服饰上发现的数十个闪闪发光的贝壳圆环及其佩戴的位置，同鄂温克族早期萨满胸前装饰佩戴的贝壳圆环及位置完全一致。此外，遗骨服饰上的一些白玉大圆环，与17~18世纪鄂温克人古代服装上的圆环毫无差别。由此，考古学家提出，鄂温克人的先民，在铜石并用的时代，就居住在贝加尔湖一带。贝加尔湖沿岸居民的服饰，同鄂温克人的服饰，包括围裙的设计和款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而可以肯定，现代的鄂温克人和铜石并用时代的贝加尔湖沿岸原住民有直接的亲属关系。所以，人类学考古资料，以及这些资料中包含的远古文化符号，也充分证实鄂温克族文化的标志性结构，同贝加尔湖地区独特的文化结构有不能否认的共同点和同源关系。其次，从人种学方面来看，鄂温克族的人体结构类型，包括头盖骨结构，其他骨骼结构，以及体型结构等，均具有很强的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河洞穴中发现的头盖骨及骨骼特征，并具贝加尔湖地区先民的体质人种学意义的共同特征。

当时，在贝加尔湖沿岸的原始森林中，居住着流动性很强的森林族群和渔民的先祖。他们一般都居住在用桦树皮搭建的十分简易的圆锥形桦皮屋里，在未将野生鹿驯化为家畜之前，他们从事猎业生产和渔业生产。从生产活动、生产方式、生产内容等角度来分析，贝加尔湖地区的先民，同鄂温克人的先民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一结论，与我国鄂温克人的历史传说中叙述的内容相同。在鄂温克族历史传说《鄂温克族的起源》中就讲道：他们的故乡在勒拿河，勒拿河是一条很宽的河，宽的连接木鸟都飞不过去；勒拿河一带有个“拉穆湖”（lamu）^①，有八条大河直接流入“拉穆湖”，湖里长着许多美丽的水草，水草上长着许许多多美丽的荷花；从湖边望太阳，太阳就在你的眼前，太阳似乎从湖边升起；那里气候很暖，湖周围有很高的山；鄂温克人的先民起源于“拉穆湖”岸边的高山和树林。另一个历史传说《鄂温克人的家乡》里还说：鄂温克人的故乡在黑龙江上游的石勒喀河岸边；萨满神歌里说，我们的先民是从石勒喀河岸边的发源地出发，顺

^① 拉穆湖（lamu），指的是贝加尔湖，lamu是鄂温克语，表示汪洋大海。

着“锡伯哈达”(shiwahada)^①山后的通道,经过黑龙江,来到了呼伦贝尔;我们的先民,原来就住在“仙人柱”(shierenzhu)^②里。还有,跟鄂温克族起源相关的历史传说《那梅塔的传说》里也讲道:“那梅塔”姓氏家族成员及其萨满都说,鄂温克人的故乡在爱辉泉水那边,“阿穆尔海”(amurhie)^③的岸边,阿尔巴津(雅克萨)城^④的周围,石勒喀河的旁边,在西沃哈特的周围。总之,鄂温克人的先民活动地区是在贝加尔湖沿岸,以及贝加尔湖以东、以北的广阔的高山峻岭、茂密森林、辽阔原野、江河湖泊之中。因此,他们的历史文化同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勒拿河、石勒喀河、阿穆尔河、宝格达山、锡伯山、爱辉泉水、呼伦贝尔等流域和地区,以及同猎业、渔业、驯鹿等生产活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此外,根据鄂温克族先民在历史上迁徙和活动过的足迹,鄂温克族先民活动的范围还包括白令海峡、日本海、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呼伦贝尔草原等地区 and 海域。尽管鄂温克族先民在历史上的活动区域十分广阔,但如今,鄂温克人绝大多数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

鄂温克人使用的语言就叫鄂温克语,就如前面所说我国境内的鄂温克族现在没有本民族文字,但俄罗斯境内的鄂温克族于20世纪30年代利用斯拉夫字母创制了本民族文字,而且使用到现在。从不同历史年代的文献资料来看,我国境内的鄂温克族从辽代以后,就通过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满文、汉文等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而从清初开始,鄂温克族上层和中产阶级越来越多的的是通过满文和汉文学习文化知识。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鄂温克族适龄孩童还接受过日式教育和蒙古文教育,他们通过日文和蒙古文学习文化知识。不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60年代中期,牧区和林区的鄂温克族青少年主要接受蒙古文为主、以汉

① “西沃哈特”(shiwahada),指锡伯山。“西沃哈特”(shiwahada)属于鄂温克语,其中“西沃”(shiwe)表示“尖顶”,“哈特”(hada)指“高山”“岩山”“高竖的岩山”等。

② “仙人柱”(shierenzhu),指用桦树皮搭建的圆锥形简易桦皮屋,也叫“撮罗子”。

③ “阿穆尔海”(amurhie),指黑龙江。

④ “阿尔巴津”(arbajin) (“雅克萨”, yakasa),指俄罗斯沙皇帝国时期向东扩张版图时建立的最初据点,位于黑龙江和阿木尔河交界口东岸,西岸为中国黑龙江省兴安镇。现在该地区属于俄罗斯阿穆尔州阿尔巴津诺市。“雅克萨”属于边疆古城。位于黑龙江上游左岸,今漠河县阿木尔河对岸。19世纪以后,沙俄帝国不断扩充疆土,并于1858年5月(清咸丰八年四月)签订不平等《中俄璦琿条约》时,把雅克萨城在内的领土划入俄国版图。